

李敬泽

著

反游记

FANYOUJI

反游记

李敬泽

FANYOUJ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游记 / 李敬泽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078-2717-0

I. 反... II. 李...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556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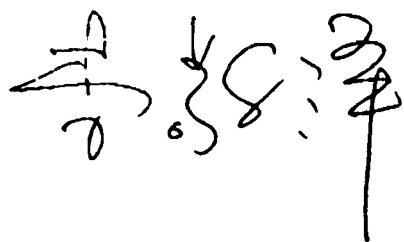
反游记

著 者	李敬泽
责任编辑	刘 微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7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8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717-0/I·227
定 价	27.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four characters: '宋', '逸', '泽', and '平'.

一九六四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少时随父母移居保定、石家庄。一九八〇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八四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杂志工作，一九九〇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

二〇〇〇年获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二〇〇四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文学评论家奖。

序

这本书名为《反游记》。

本来是叫《山河态度》的，但它太大太重，我恐这本小书承受不起，虽然就内容来说可能《山河态度》更为贴切。

它写“山河”——主要是河，黄河。

第一部分收录了二〇〇〇年黄河之行中写下的一组文章，曾于次年结集为《河边的日子》。此次增补了《兰州记》和《煤有了，根安在》，后者谈到了我的家乡——黄河边、风陵渡。

第二部分向南去，写云南。

第三部分，有关大地上的村庄和村庄里的歌声。

第四部分，写一条河及酒。

这本书也写“态度”，山与河的态度，人的态度，我对吾土吾民的态度。第五部分纯为“态度”之思。

这本书是“反游记”。我一向认为写游记在这个时代是一件无聊而可疑的事。在这个时代，无数人飞来飞去，旅游已成大规模工业，驾着汽车的先生小姐们探遍穷乡僻壤，摄像机和数码相机把世界的每一个羞处打开。“游记”的生活前提和文化前提几乎不复成立。

所有的“游记”都在说一件事：“我”在“现场”。游记作者秉持恺撒式的气概：我来、我看、我写。

而我想加上一条：我疑。我怀疑我的眼睛和头脑，我认为我们大惊小怪地宣称看到并写出的，通常都是我们头脑里已有的，所谓“现场”、所谓“风景”，不过是境由心生，是一场众所周知的戏。

尽力穿越幻觉，对“我”、对“现场”保持警觉，在“我”和

“现场”之间留下“客气”的余地，这即是我所谓的“反游记”——如果一定要写的话。

人生如逆旅，此身原是客，既是客，就该客气、有礼，游记是不客气的文体，正如照相机是不客气的机器，它们都不信这山河这人世自有不可犯的隐私，它们自负地把逢场作戏当成了隐私——套用一句流行的格言，旅游就是观看“光明磊落的隐私”，而写游记和拍照片则是想着对方，自己乱动。

所以，我不写游记，我写“反游记”。

但是，我仍然喜“游”，独在异乡为异客，那是生命的本质所在。所以，我现在的理想是：

写一本畅销书，赚一笔大钱，买一只质地上好的皮箱（LV的），装上书和衣服，然后，到很多地方去，住在饭店里，在陌生人中，做陌生的客人，一直如此，到死。

当然，据我所知，这件事难度甚大，只有纳博科夫做到了。

是为序。

《新文界》丛书出版说明

新时期以来,新散文运动应运而生,其创作主体实力强劲,创作实绩丰硕深厚。与传统散文相比,新散文在选材、语言、结构和思想内涵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令人耳目一新。新散文的重要意义和核心价值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的探索风格和艺术理想正改写着当代文学的面貌。但由于种种原因,新散文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至今仍然有限,新散文的诸多优秀作品至今仍然遭到冷落。应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严重疏忽,也是出版人的遗憾和读书人的不幸。

这样的事实提示着出版者的责任。面对优秀文本和普通读者之间的错位,出版者需要的是饱满的热情和顽强的信念。《新文界》丛书的出版,就是这种热情和信念的真诚流露。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细致工作和不懈努力,让新散文具有亲切动人的形象,以一种醒目、闪亮的方式登堂入室,成为普通读者视野里曼妙无限的风光。

用“新文界”给这套新散文丛书命名,既是由于一种直截了当的语义关联,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真正的雄心:把新散文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统揽其中,一网打尽。这固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但却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持久动力。有了这样一种动力,《新文界》丛书就不会流于平庸,也不会半途而废,它的精致质地、高雅品位和宏大格局就会有充分的保证。

让我们一起努力,一同期待。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年6月

目 录

序	001
厚土红城	001
从渡口到渡口	017
合作的夜晚	032
在草原，在大夏河边	043
蝴蝶与花儿之浪	060
寻常萧关道	073
海原狼至雨	088
城堡	102
天翻地覆时	119
同心路上	129
百灵地	149
瓷盅下的榆林	160
米脂街头的堂·吉河德	172
梦一场及红花遍地	183
兰州记	192
我一无所知	197
煤有了，根安在？	201
与西双版纳共舞	205
两封信，自昆明	213

大地上的标记	219
这个晚上的歌声	224
中和之大美	
——茅台酒及其早期史	228
两个世界，相互遥望	257
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	261
深渊中的火	276
李敬泽著作简目	280

厚土红城

我将从最厚的土开始……

那天是二〇〇〇年六月五日，我的脚下是地球上最深厚的黄土。“深厚”不是修辞，它确实最深最厚。据说某日，来了一群人，在这儿搭起架子打眼钻洞，后来就宣布这里是地球上最深的黄土层，厚达四百三十多米。

此地名为西津坪，在兰州附近，大概是兰州的西南方吧——我现在必须在地图上重新确定每一天、每条路的方向。

站在最深厚的黄土上，思考它的意义：

……于是，大海干涸，风带来黄土，黄土归于大地；土厚的地方就叫它高原，土薄之地就叫它平川；高原上要有人，就有了人，人将测量土有多厚，测量岁月有多长……

再后来，我就站在那儿思考四百三十米厚的土地上生长着什么：一种陌生的绿色植物。朋友告诉我，这是百合。

此地为“百合之乡”，路上一块大牌子上写着：“欢迎来到百合之乡！”

对面另一块牌子则是“人口警钟天天敲，计划生育时时抓”。

对百合我所知不多，我知道这是一个纯洁美妙的词，百合花什么

的；除此之外我知道有一道常见的菜是“西芹百合”，估计其中的“百合”就是这地里长出来的。

最厚的土长着百合。

向北去，沿国道去往永登方向。从地图上看，庄浪河自北向南注入黄河，这条蓝色曲线上由上而下缀着“永登”、“红城子”、“苦水”。

甘肃大旱，陇东大旱，永登大旱。永登是陇西接近兰州的一个县，公路两旁是连绵的黄土群山。山很干燥，山上的草枯黄，在夏天，这山仍是冬天的山。黄土在阳光下有一种金属般的质地，硬，洁净。

到苦水。这个名叫“苦水”的地方遍地盛开玫瑰。据说在深圳、在北京，你怀抱中的玫瑰常常来自“苦水”。

“苦水玫瑰”，这是个美妙的故事，我将留着它慢慢地、仔细地讲述。

让它含苞待放。

从兰州到苦水，所有的山上都布满了花纹，缭乱、单纯、无穷无尽的线条在每座山上盘旋。这是最有耐心的画家的作品。他从山根画起，一点一点画到山顶，然后下来，画另一座山。他让群山无限抽象，抽象得快要疯掉了。

那是羊，羊是画家。羊群踏出小道，它们日日年年在山上行走，山就有了纹理。

不过，一路上没有见到一只羊。羊在哪儿？

“在餐桌上。”司机说。

然后就到了红城子 ——

在红城子的村街上，我已经走出很远，忽然被一老汉追上，他说：“杨家有个门楼子，旧得很呢。”

有着旧得很的门楼的杨家，我去过了，但老汉不知道，老汉拐着一条腿追过了两条街。老汉如儿童，对新奇的事、新奇的人，比如这个端着长筒相机在街上转悠的家伙，怀有欢欣的善意。

在照片上，老汉天真地笑着，他手扶一把铁锹，姿态显得拘谨。平时他一定不是这样拿锹的，这把锹现在不是他的工具，而是道具，是我在镜头对准他之后忽然说：“能不能把锹拿上，对，就这样，好 ——”

老汉站在自家门前，门内深处有一堵影壁式的土墙，墙上开一洞神龛，供奉着“土地”。夕阳下，“土地”隐于阴影，日子深稳、安静。

“这老汉，老红军呢。”看热闹的妇人指着老汉笑。老汉慌忙否认，“不是，我不是。”我也笑，老汉也就六十多岁吧，不至于是“老红军”。那聪明的妇人，开了一个聪明的玩笑。

被观察者有更锐利的洞察力，后来那老汉在村街上追我，因为他知道，该城里人远远地跑来，只为寻找红城子旧日的痕迹。

在一九九九年版的《新编实用中国地图册》上，第九十三页，你可以找到红城子，一个橘黄色的小圈，代表乡镇或村庄。有两条细线穿过，一条也是橘黄色，是公路，另一条紫红色，是铁路。

此刻，我在北京，从我的楼上下去，顺着一条时而紫红时而橘黄的线，我抵达红城子 —— 红色的小城。夯土的城墙环绕着它，纯净

的黄土闪耀着清冷的银光；在城墙外，莽莽松林覆盖每一座山峦，我看见庄浪河是一条精力充沛的大河，看见庙宇的金顶、喇嘛寺的白塔、清真寺的新月和唤楼从绿树间升起，迎向深蓝的天空。

我从宽大的城门进城，我走在纵贯南北的大道上，一队载着货物的骆驼高视阔步，车夫们正把一驾驾马车赶进客栈的大门；大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店铺，鲜亮的店招在风中飘摇。我注视街上的行人：他的瞳孔金黄、他头戴白帽、他身穿斑斓的藏袍、他腰挂蒙古长刀……有一刻，忽然一切都发出声音，市声如潮将我淹没，我于嘈杂中依稀听见熟悉的乡音：鼻音浓重如同伤风的山西话，还有山陕会馆中热闹的锣鼓、高亢的秦腔。

在那时，福泰堂药店生意兴隆，我听见我念诵店门前那副黑底金字的楹联：

春荣珂里兰芬桂馥祝三多

甲满花龄力歇身劳增五福

我看见一所宅院的门上挂一对朱红的宫灯，保老爷的轿子正停在阶前；我看见杨木匠家的门楼正新；我看见三枚铜钱在我的掌心，火喇嘛喝一声：“丢！”哗唧唧铜钱撒在黑漆的桌面上……

在红城子，我走进感恩寺。

山门内，没有香客或游人，几个木匠停下手里的锯和刨子，看着我。一场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已近尾声，空气中有淡淡的油漆味儿。庙如寻常人家，崭新、安静，等待着某个世俗的喜庆日子。

厢房里出来一位瘦小的老者，俗家装束。

“看庙啊？”老者问。

我说是，看看。

老者便不再问，转身引我走进二进的大门。这寺格局小，进二门上首是大殿，一方院子正中摆了两盏不知是铜是铁的莲花大灯，院子就显得逼仄。

我指着问：“旧的？还是新的？”

老者说：“新打的。”

殿门紧闭，老者从腰间摘下一圈钥匙，开锁，推门，赫然一尊大佛。

我本无心拜佛，但佛门开了，也就随缘。殿内阴凉，看佛，佛有一丝笑意。信步走去，见沿墙供奉一圈神像，一尊尊看，但觉狞厉阴鸷，挟人心神，一时间恍如行于梦境，脚下不由得仓皇。从大佛身后转过来，却见一方阳光在门内浮动，老者立于供案旁，神色安详……

告辞时老者道一声：“再来啊。”向外走时觉得好笑，一句“再来啊”其实是俗家送客的口吻，我知道我是不会再来了，我已经“来”过了多少寺庙，来了，去了，只是清风明月，雁过无痕罢了。

待出山门时，忽见左手一排厢房有小门半开。走过去看，一青袍老僧端坐炕上，双目微阖。想了想，何必打扰呢，正欲抽身，那老僧蓦地喝一声：“看啥哩！”

我吓一跳，见老僧圆睁双眼，精光暴射，以为是探头探脑地乱看惹得老人家发作，正支吾不知所对，只听又喝一声：“看啥哩！”

猛地悟到他是要为我看相，慌忙间也想不起该看啥，随口说：“看婚姻吧。”

老僧掏出三枚铜钱：“丢！”

我取过铜钱，哗唧一把丢在炕桌上。

“再丢！”“再丢！”连丢七把。每丢一把，老僧便在一张黄纸

上画些怪异的符号，口中念念有辞，最后抬眼盯住我：“问的啥？”

我只好再说一遍，问婚姻。

老僧声如洪钟，在这间窄小阴暗的僧房里，他用一种似乎响彻前世今生的声音向我陈述我的命运……

走出感恩寺，阳光猛烈。街上无人，土路有很深的车辙。这街上每户人家都有宽大的门，在从前的某个时候，成队的马车隆隆驶来，紧闭的大门哗然敞开，迎接远来的商旅。

但现在，门后是寻常的农家。这条街的右侧依稀一带残垣，那曾是红城子的城墙，感恩寺应该是在城墙外吧。我想起那姓保的老人说的话——

过去，城墙外边都是庙，关帝庙、文庙、和尚庙、清真寺……《封神演义》里的各路神仙也都有庙。

那些庙曾经慰藉着来自遥远各地的旅人，但现在只余建于明朝弘治年间的感恩寺，似乎五百年时光不曾流逝，这座密宗之寺里永远有一个姓火的老喇嘛——

“请问师傅法号？”告别时我问那老僧。

“姓火，火车的火。”

“一直在这寺里吗？”

“八代了。”

是保老人告诉我该去看看感恩寺的。那时我从山陕会馆出来，村街两边有些店铺，卖日用杂货，还有农具；其中一间挂着“庄稼医院”的牌子，站住想了想，我知道那是卖农药的。房子都是北方农村

随处可见的样式，红砖，平顶，有的墙面上贴着马赛克。一处院墙上大字写着：

长期院内屠宰

—— 应该是宰猪或宰羊。

接着我就看见了那幢木屋，是它的破败让我注意到它。那不是岁月中衰老，而是挣扎着的破败。古旧的房子如一只蹲伏在地上的大鸟，瘦骨嶙峋，羽毛凌乱。

后来我对保老人说：“这房子该拆了。”

保老人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搁着是个东西，拆掉就是柴火了。”

我无言。是啊，“东西”和“柴火”的区别就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也不过是对先人、对我们所来之处深怀着一念念想。

在这院子的东房，有一间供奉着保家的先人。保老人指着正中的画像说：“这是我的爷。”旁边是一张老照片，旧式乡绅装束的老夫妻端然而坐，那是“我父母”。相框却是新的，银色的铝合金，背后有几行字：

孙男保贤在此新旧世纪交替之时，
借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为祭先人育后人聊表诚心谨制。

96·2·8

在这间屋子里，血脉的传承如此郑重，人世间原也有令人肃然的秩序。